



▲耕牛仍然是邊遠山區農民的主要生產工具。圖為四川農地下地播種耕作 (資料圖片)

進入二十一世紀後，湖南作為傳統農業大省，牛耕基本退出歷史舞台。在洞庭湖、長沙、衡陽、邵陽、湘潭等平原地區，九成以上農田用機械化耕種。但在懷化、安化、湘西等大部分山區，因受田地面積的局限，使得機械化耕種無法伸展，因而，耕牛仍然是湖南廣大邊遠山區農民的主要生產工具。

【本報記者 劉巧雄】

說起牛耕時代農民與牛的感情，剛閉幕的政協湖南省十屆二次會議上，「雜交水稻之父」袁隆平院士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深有感觸：牛是勤勞和奉獻的化身，是頑強和力量的象徵。幾千年來，人們對牛的吃苦耐勞和奉獻精神讚賞有加。袁隆平說，牛是有力氣的，也是最勤勞的。在沒有農業機械的時代，耕地、耙地、耩地、耘地……，牛都是主要的「動力」。

過去，一到春耕生產，在淅淅瀝瀝春雨的籠罩下，牛在前頭拉犁，戴着斗笠、背着蓑衣的農夫在後面，一手扶犁，一手執鞭、扯繩，吆喝著牛一路前行的景象猶如一幅美麗圖畫。

如今，作為農耕時代的標誌，牛耕技術已經退出了歷史舞台。耕牛也已經被諸多的農業機械取而代之。湖南作為全國產糧大省，洞庭湖等廣大平原地區，大部分實現了機械化耕田。「無牛耕村」的農民從此告別中國農民幾千年來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」、「彎腰曲背，臉朝黃土背朝天」的傳統耕作方式。

機耕代牛 效率五倍

湖南最大土地流轉合作社，整合耕地五萬畝之多，集中社員達十多萬人，湖南邵東億江南米業公司董事長申向東談起牛耕田時代的結束，深有感情。他說，牛耕技術的使用，是人類社會進入一定文明時代的一個標誌。牛耕技術從出現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末，在中國農村延續了近三千年，牛耕對中國農村、尤其對湖南等傳統農業大省的生產和生活影響深刻。

家鄉農村剛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時，拖拉機等農業機械罕見，耕牛成為農戶的重要勞力。那時，幾家共用一頭耕牛，現像很普遍。那時，農民對耕牛的感情也厚愛有加，每天早上讓耕牛喝幾斤米酒，外加四個雞蛋後，再出門耕田。

隨著這幾年現代農業的進步，過去把繩繩拴好，牛套整理好，然後把牛套在一起，紮好肚帶，再扯一根繩繫在牛鼻子上，農夫一手扶犁，一手執鞭、扯繩，一邊吆喝進行耕作的牛耕景象在邵東平原已經消失，取而代之的，是大大小小的農機奔忙在農田裡，到處機聲隆隆。

申向東說，以前用牛犁田，自家幾畝責任田光是翻耕就要幾天，現在用耕田機，同樣面積一塊田，不到一天就耕完了，使用功效是牛耕的五倍，而且機耕比牛耕每畝要節約成本四十元。在大型農機的幫助下，一些地方的農業生產出現田園化趨勢。當地農民通過土地流轉，把零散、高低不平的小塊水田重新平整成片，利用大型農機進行耕作，一丘面積五六十畝的水田，只要兩個工時就翻耕完畢。

時至今日，雖然耕作的機械化程度已經很高，但牛耕在湖南廣大山區不可缺失，應用仍很普遍，延續了二千多年的牛耕依然存在。



▶耕牛不時會出現在民間藝術品中 (資料圖片)

耕退出歷史舞台



小資料

中國牛耕延續三千年

牛耕技術的使用，是人類社會進入一定文明時代的一個標誌。我國牛耕技術的使用，始於春秋戰國時期。春秋戰國之交，中國進入了鐵器時代，鐵器農具的出現及牛耕技術的使用，極大地節省了社會勞動力，促使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制度轉變。近代考古發現，春秋晚期的古墓葬中已有鐵犁等多種鐵器出現。

牛耕技術從出現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末，在中國農村延續了近三千年。在三千年的延續過程中，雖然也有技術上的改進，但是改變並不大。應該說牛耕技術在歷史上是起過重要作用的，對中國農村的生產和生活影響尤為深刻。

老農與牛 無奈離別

在瀏陽採訪時，今年六十五歲，和牛打了大半輩子交道的譚祖明老人，帶著深深的感情，滔滔不絕與記者談起自己放牛、餵牛、養牛的經歷，還拿出當初趕牛回家的照片，眼裡是滿滿當當的喜愛，同時，也透出一絲無奈。

譚祖明從八歲起就開始和牛打交道，承擔著家中放牛的任務。每天牽著牛出去吃草，和牛產生了深深的情感。也就是從那時候起，他懂得了第一個有關牛的常識：「牛不可以吃嫩草」（包括草籽），否則，容易脹氣，肚子漸漸鼓脹而死。

十八歲，開始學會犁田，漸漸懂得了牛的辛勞，從此對牛厚愛有加。每次耕田時，總是想法讓牛少費點力氣。因為懂得牛的生活規律，並且又是勞動模範，那時生產隊很需要的牛的時代，一邊耕田，一邊在家裡養牛，每頭牛為餵養的健康康，每年都被大隊評為「護牛先進工作者」。

牛很通人性，和人一樣聰明，一旦上了「壓頭」（能勞動），就不會停步。在生產隊，基本沒有機械化，犁田，耙地，甚至打水灌溉，樣樣都用牛來完成

。那時候，生產隊收工是用敲鐘來作為提示的，習慣了之後牛也懂了，一敲鐘立馬就昂著頭、停下腳步，雙眼望著回家的方向，再望望跟隨身邊的主人，經主人批准能回家後，邊吃沿路的青草，邊往回家路上走，並且非常非常聽話，從不破壞地裡的莊稼。

隨著機械化的普及，加上農村勞動力缺乏，譚祖明餵牛也力不從心了。三年前，家裡餵養了十年的牛決定賣掉。當買主來家裡把牛牽走，牛似乎明白自己要被賣了，望著譚祖明眼淚直往下流。後來，牛一直不肯被買主牽著，老爭繩子，走得老遠了，還一步一回頭。很遠很遠了，還能聽到牛「嗯嘛、嗯嘛」悲哀的叫聲。

回憶起當時賣牛的情景，譚祖明依然依依不捨。他說，現在自己也老了，不養牛了，但心裡空空的，總是牽掛著什麼，每天早上，都還要到空空的牛舍裡看看，自言自語說上幾句話。現在不養牛了，一是年歲已大，二是養的牛賣了之後肯定是被宰掉，受不了它離開的時候直勾勾盯著你看的眼神，還有那眼淚嘩嘩往下流的淒涼情景。

牛價折射社會變遷

近日，記者來到湖南瀏陽山區，走訪了當地養牛的老農，從他們口中得知，不管是奶牛、耕牛還是肉牛，都因其用途多樣，價格平穩而普遍地受到農民青睞。隨着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，牛的價格穩定上漲。近年來，牛價的上升幅度尤為明顯。

老農王大山告訴記者，農村責任制剛開始時，稻穀普遍價格約為十五元一石。但牛很值錢，一般是九石稻穀交換一頭黃牛，十二石稻穀交換一頭水牛。九十年代，隨着糧食上漲，牛價也跟着上升，但缺少耕牛的農民仍然是以稻穀換牛，把稻穀折算成人民幣，那時買一頭黃牛大約二千元左右。

現在，儘管耕牛基本退出農業生產，但牛的價值

依然不減。目前，一頭黃牛的價格大多在五千元左右，交換物也由過去的穀物變成現金。

隨着耕牛基本退出瀏陽的農耕生產，大家對牛的情感也發生了變化。如今，農民對牛的情感，不再是過去夥伴式地將其看成「農家的寶」，「犁田整地的好幫手」，而是「餵養大之後用以賺錢的家禽」。

大多數農民對牛的憐愛之情和親人般的感情幾乎淡化。八十、九十年代時，面對無力再耕作而不得已要賣出的老牛，許多農民都會對這陪伴了自己大半輩子的夥伴而感慨、唏噓，甚至流淚。今天，對於即將送往屠宰場自己親手餵養大的牛，為的就是如何賣一個好價錢而高興。



▲海南農民用機械耕地，而以往耕地的牛卻在一旁「休閒」 (資料圖片)

▼甘肅省藏族農民趕著牦牛耕地 (資料圖片)



▲每年冬至，海南依然春意盎然，春耕大忙 (資料圖片)

